

方正學先生集

二



方正學先生集

二

方孝孺撰

中華書局

叢書集成初編

方正學先生集 二冊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王府井大街三十六號)

秦皇島市資料印刷廠印刷

一九八五年北京新一版

開本：七八七乘一〇九二毫米三十二分之一

統一書號：一七〇一八·一五一

方正學先生集卷之四

記

艾庵記

春官員外郎閩潘侯某。清慎有文。以艾庵自號。或見而疑之曰。楚三閭大夫賦離騷。以春秋褒貶之法。施諸草木禽鳥。而寓意乎君子小人。於蘭茝荃桂蓋亟與之。而於艾獨未嘗少貸焉。歎芳草之變爲艾。傷賢者之隨俗以化也。戶服艾之盈。要以斯人之莫好修也。今侯之賢。不取其所與者以自儆。而以其所賤者自名。何其異歟。或從而解之曰。非是之謂也。侯殆取夫創艾自新之意乎。夫人品之不齊。惟聖人無所艾。下愚不能自艾。有所警乎中而輒自悔艾者。君子之事也。絕舊愆之萌芽。培天德而日滋。俾旦之所存超乎昨。而暮之所得過乎晝。則於道也其進可量乎。艾之名庵。其不在是乎。會予至京師。侯以二人者之言告。且曰。子以爲何居。予曰。二說皆是也。前之言疑侯之廉於取名。後之言知侯之篤於進學。雖然。謂創艾自新美矣。謂三閭褒貶爲當其實。則未可也。三閭狷者也。其取物也恆偏於名而不切於用。故艾在所貶。繇聖賢之道觀之。艾何負於蘭茝荃桂哉。生民之疾無窮。而藥石之品。人人不能蓄。所能蓄者惟艾爾。病者咸仰賴焉。使天下而無艾。吾懼夫死者不勝其衆也。較其功蓋亞於菽粟。三閭於菽粟猶未遑取。則無取於艾也固宜。然神農氏帝之聖者也。而紀其名。孟軻氏賢之大者也。而稱其功。雖見賤三閭。烏能損其

美哉潘侯以之名庵必有取之矣。舍聖賢不信而信三閭。知侯不爲也。或者疑侯取名之廉。夫亦焉知其取類之遠乎。且先治己而後功利可及於人。創艾所以治己也。起疾之功所以利人也。亦在侯用之何如爾。若夫取諸保艾以安其躬。取諸未艾以慎其終。亦未爲無所用也。善用言者雖恆言可以成德。不善用言者雖美言不免致惑。然則人謂艾爲蕭可也。謂爲創艾可也。三閭賤之可也。聖賢貴之亦可也。予從而言之。亦未爲不可也。於是潘侯歎曰。博哉子之言。非惟得我之心。抑可正三閭之陋。使艾有知。死且不朽。

畸亭記

人之所得皆不能全。受於天者深。則遇於人者必淺。合於人太甚者。必無所得於天也。夫聽盡乎謀。而視極乎哲。心通乎道。而性純乎德。此雖皆可能之。而未必皆然。以其制於天。而天不畀之也。於此有人焉。獨若有得於斯耳也。若或曠之目也。若或闢之思也。若或起之存也。若或植之。若其舉措猷爲。皆若陰有以助之者。而衆人不與焉。謂非深有得於天可乎。夫其所得者。既已卓然超乎萬物之表矣。而又逐逐於衆人之後。求其餘腥殘穢以自飫。非惟人不之從。而天亦不之許矣。故凡特立之士。多不合於人。非天欲困之也。取乎天者已多。其不能兼得乎人。亦其勢然也。自古昔以來。惟聖人不常囿於勢。自聖人以下。多不免爲勢所屈。詩之亡。屈原之詞爲最雄。故原不爲當時所知爲最甚。莊周荀況。皆以文學高天下。故二子皆不遇。杜子美李太白。詩人之絕羣拔類者也。其他以道德才藝困者甚衆。夫既有得於此矣。其能與彼耶。負此以自珍。以爲舉天下之貴者。不願與易人之見知與否。尙何足論。莊周謂畸於人者侔於天。吾嘗

有感焉。會稽楊宗哲爲人清慎不苟。少能爲詩。居太學數千人中。獨以吟詠自娛。不求人知。而人亦少知之者。後得一官。爲成都衛知事。成都在西南萬里外。而知事被儒服處武弁間。嗜好論議。宜有難合者。宗哲一寓諸詩。其喜戚逸勞。乖違會聚。必有所述。其言簡而深。淡而章。往往皆君子之道也。閒以畸名其亭。而請予記。予固畸於人之尤者也。而何以記斯亭乎。然人所志有遠近。故所合有大小。侔於天者。使心之所慮。身之所出。皆與天合。雖困猶達也。畸於人何患焉。向使喪廉恥。捐道義。惟求人之合。縱至貴顯。其辱彌大。且獲罪於天矣。其如天何哉。宗哲居於斯亭。笑歌自樂。洞觀千古。果孰爲得孰爲失乎。孰爲合孰爲畸乎。尙友百世之賢豪而與之俱。則夫畸於人也。俄頃之間而合於天者。不可以數計。其畸也烏知其非合之大乎。

借竹軒記

余初與會稽蔡君惟中遇於京師者甚久。時余方抱憂患。偃偃無與語。惟中亦以從事至。因日得相與談。自旦至暮。班荆列坐。久之乃各罷去。及訪之於南門之南。草戶之外。有竹數挺。視其楣閒。有借竹字。余指而問之。惟中曰。吾雅好竹。假館於茲。幸又有竹。故因以識吾好耳。他日願有以記之。予疑惟中在逆旅中。何暇事此。因自微笑不答。而今年游浦陽。客有自越來者。致惟中之言。重以記爲囑。且謂惟中居會稽。有山林之樂甚適。予聞而愈疑之。昔之京師假屋以居。謂之借竹固宜也。今儼然處己之室。竹則自有之矣。而復以借何哉。且惟中苟以外物而觀。則孰非借乎。舟車。借以載吾身者也。江山之勝。借以游吾心者也。

膏腴非我所有。借以養吾者也。玉帛非我所得。借以富吾者也。牛羊犬馬。非我所得備。借以食吾者也。第宅傳舍也。童妾贅疣也。軒冕儻來也。甚而言之。雖吾之身。猶借陰陽造化以生。而豈特竹乎。苟自其固有而觀。萬物皆我所固有。而何借之云。世之人溺於自私。視世之物皆執以爲己有。營營乎得喪之區。而不知止。何異於蜣螂之丸糞土乎。吾嘗絕江淮而北行。登泰山而望之四方矣。昔之英雄豪俊。高車大纛。馳騁乎名都壯邑之中。田夫巷婦。嘖嘖隨而瞻望之。以爲神人者皆是。百年以來。惟見斷碑殘隳。狐狸窟而烏鳶號其上。豈非借之於造物者。復歸之冥漠之中乎。故一身之外。皆借也。富貴利祿。加乎身者。又借之借者也。而人方以爲忻戚。不亦謬乎。古之達人。以百世爲斯須。以天地爲室廬。以萬物爲游塵。舉天下之物。皆不足以嬰其懷。而何竹之足言乎。余將東游。探大禹之穴。弔子胥之廟。假惟中借竹之軒。而相與談往者之故。果孰爲借耶。孰不爲借耶。惟中幸。此下有闕

綠疇軒記

江南盛時。其俗異於天下者。君子修德以教野人。其野人力樹藝以奉君子。分既素定。逸者不以爲無功。而勞者不以爲有勤。上下相資。恩意交浹。鄒魯之盛。殆不能過。暨其旣衰而弊。文喪質媮。君子以肆。野人以病。清言宏議者蕩而不簡。作勞食力者鄙而難使。於是俗之異適足以爲患。然善爲治者不徇俗以苟同。亦不矯俗以求異。因其故理而正之。使宜乎人情而已。中州之制江南。舉君子野人而一之。則民必苦其不便。周之時閭族咸有師。漢鄉邑有三老。苟擇其才且賢者。復其身。俾淑鄉人子弟。德可以爲師。則恆

民皆以師禮事之。才行不能過於恆民者。雖故家世族。皆斥與恆民齒。則民莫不勉於學而俗可美也。此豈非近於先王之意乎。三老之設。今固有之矣。德足以師其鄉而爲民望者。余之所願見也。浦陽鄭淑器爲余言。烏傷黃君公謹。以學行重於鄉。鄉民有疑必問焉。有愬必赴焉。有乏必求焉。黃君應之不倦。而處未嘗不審。率子姓力田以爲細民先。闢軒於堂左。命名曰綠疇。示民以弗懈也。君子常患乎不知稼穡。野人常患乎不明禮義。使無二者之患。天下寧有不治乎。黃君居君子之位。既有以教民。又率民趨所宜務。此南國之所鮮也。因其所鮮而旌之。民胥效其所爲。君子不肆。野人不病。豈不始於茲乎。惜予力之未能也。夫闢一室。不足以書。有以名之。亦未可書。至於俗之盛衰。其端微。不宜不書也。故具識之。使人知黃君果君子也。

時敬庵記

禮有因時而宜變者。固不以出於聖賢而皆從之也。夏商之禮。定於禹湯。伯夷伊尹。夫寧有過哉。周奚爲而損益。蓋以時之相遠也。周之禮去後世愈遠。宜損益者多。不幸而繼之以秦漢。秦不足言乎禮。而漢又無卓然大儒。可以損益者。定一代之制。時君雖緣情有所勦建。德不能勝其位。人不之信而競攻之。故周禮之用至今。文武周公之所爲。宜若不可損益也。使有聖人生乎後。安知其果無損益哉。禮有不可變者。有不容不變者。不可變者本也。不容不變者文也。以本視其文。則爲拘。以文視其本。則爲愚。墓藏而廟祭。周禮也。漢之時有墓祭。蓋以情起者。其文不同。其本於孝敬。與周何以異。言禮者以其出於漢也。多辨而

非之。非之非是也。墓而藏者體魄也。廟而祠者魂氣也。魂氣無所不之。奚獨可祭於廟而不可祭於墓乎。人子之於親。食其器則若見於羹。入門則若坐於寢。游則若憑乎軾。臨淵則若立乎涯。於其足迹之所歷。念慮之所及。皆若見之。況於體魄所藏而有不思者乎。思而其魂氣有不集者乎。因其魂氣集於思。卽而祭之。不可謂無禮也。從而廬之。亦人情之所不能已。孝敬之道也。焉可深非也哉。然廟祭者常也。祭於墓者循情而變制也。常而不敢忽乎變者。君子之事。厚於墓而疏於廟。此則非可也。永康朱君世庸。旣葬其親於里之獨松原。歲時省焉。則慨然悲視其草木垣域。皆若見其親然。曰。吾親安知不在是乎。遂庵於墓之旁。以時敬題其額。當省之時。則致敬焉。蓋合禮之變者。因徵記。故爲之言。使知變而不失其本。聖人不棄也。

慈竹軒記

昔年拜漢中之命。有令至家與妻子偕往。歲暮抵鄆。時天甚寒。日且晡。小舟循城行十許里。逆旅舍已閉門。遙望崇墉高棟。有室翼然。舟人指曰。此張君敬輝之居也。張君素善養母。好客喜事。遂使人先焉。敬輝出迎客。其母立堂上。候妻子肅以入。張鑱具殺羞。酒數行。諸弟侍側。皆整飾不凡。明日。予見其母。豐下秀眉。出言溫溫。敬輝因爲予言少喪父。賴母氏以克。至今諸弟皆有婦抱孫矣。正堂北種竹數十百箇。滋植茂甚。母悅之。因名侍膳之所曰慈竹軒。願得畀一言。余笑且諾。至官所三歲矣。往來乎南北。無一年之休。未果爲之言。而追思其地與其兄弟。未嘗忘乎心也。今年校文於京府。季弟自家來會。復道敬輝之意。余

少失二親。今惟庶母存。亦老矣。伯氏多病。不能出門庭者十餘年。季弟來。寄詩數十章。敍離違之情。以歸田爲望。讀之悵惋。流涕滿紙。欲暫歸省。而不可得。其視敬輝母子康健。日率諸弟婦子。躬執盥漱。上壽相怡愉。身不涉憂患之塗。耳目不接危辱之事。食有稻魚。衣有棗絲。無求而自足。無愧而自適。其得失爲何如。而余何以爲敬輝告哉。雖然。敬輝之所得。非敬輝之工也。余之不若敬輝。非余之拙也。命有以賦之焉耳。命之所定。雖聖賢不能違。聖賢之所樹立。雖命亦有所不能制也。故困於陳蔡。奔走於四方。不遇於齊梁。毀於武叔臧倉。此天之所以制聖賢也。明道立德。揭天地之蘊。開生民之惑。而光耀於無窮。此聖賢之所自爲。雖天莫之能與也。敬輝學聖賢之道。其尙無以得於天者自慰。而以未能成於己者自勉。或者天假佑之。閔余母子兄弟之睽於先。而俾得合於後。他日獲歸休於家。以敍天倫之樂。尙當過敬輝之廬。以觀慈竹之盛。蓋有日矣。敬輝其待之。

企高軒記

以迹觀人。不如以心觀人之爲得也。治水也。播種也。困窮於陋巷也。苟以迹論之。則烏得而苟同。苟以心而推之。則烏得而不同。豈惟聖賢爲然。雖君子亦然。司馬遷之感憤宏博。見於文辭。杜子美之忠義懇款。形於詠歌。其世殊。其業異。論者謂二子可以並稱。豈惟人爲然。雖物亦然。金玉不同質。而貴同。水火不同性。而用同。麟鳳不同形。而瑞同。夫苟知其所同。則尙何異之足較哉。東漢之末。徐孺子隱南州。以節義自守。不可得而衣食。當世之士高之。吾邑人徐君太元。少學老莊書。清修有志。操執樂事於今藩王府。予過

其居題其休憩之室曰企高。勉其學徐子之爲人也。或者以爲孺子處季世。而太元生盛世。孺子業儒。而太元習道家言。孺子自食其力。而太元衣食於國。孺子不屈以潔其躬。而太元以一藝役於世。宜無少同者。而何能企其高乎。予以爲不然。士之高卑。在道德心志。不在隱顯。其中誠有足高者。雖混迹屠沽中。不能害夫淩雲絕塵之趣。誠無得於內。雖巖棲澗飲。而貪競之情不忘。則亦卑汙之人耳。故在己者高矣。雖富貴權寵。不能奪其守。而陷溺之。而況古之高士。固有隱於道術者乎。在己者無足高。縱遠引冥逝。欲自爲高而不能也。今太元之迹。同於庸衆人。而視其顏貌飄然。若超乎埃氛之表。不與人世相滑者。其胸中之所存。予安得知之哉。予未足知之。而世欲斷其高下。果足以得其真否乎。蓋謂太元爲孺子。固不可。謂其不可學孺子。則尤不可也。去外慕。出嗜好。泊乎不以天下事物汨其心。而語默取舍去就之際。必審夫義焉。則孺子之高。在乎太元矣。士患不知所企耳。烏有學焉而不至。爲其實而無其效者乎。

巾山草堂記

踰浙江以東。多大山。東南極海上。尤秀絕。其最著者。天台四明雁蕩天姥。皆穹窿嵒峻。爲天下奇觀。迹偃乎蓬闕。名播乎區極。士之選幽探勝者。宜其樂趨之。然而居其旁者。往往終身未嘗一至。豈以其崇高不易援企而遺之歟。台城中。有小山特立。圓秀蒼潤。遠望之如人之弁冠。人國語之曰巾山。其上有樓閣室廬之美。高人至郡者。無不往游。凡宅於左右者。必構危架。迥以挹取朝嵐夕霏之異態。蓋其勢邇且卑。其所蘊易見。至而窮之不難也。是以衆樂觀焉。盧處士定谷家正與山相面。因名其堂曰巾山草堂。定谷知

讀書識義理。其才智可用。而恬靜不競。非安於卑近者。豈其心有所得。鉅小崇卑。固不足較乎。夫天下之至崇大者。莫過於道。而卑且近者。道亦未嘗不在也。憚其難而安於淺陋。固不可忽細微。而慕夫高且大者。亦烏可哉。故順親弟長。事非遠也。而性與天道不外焉。堯舜之道與天準。而謹言慎行。可以馴致焉。巾山巖壑之盛。視天台四明。固有閒焉。其有會於人心。而人樂之不厭者。果有異乎否耶。定谷必有以識此矣。往者壬戌七月之望。予偕葉君夷仲。張君廷璧。林君公輔。陳君元采。夜登絕頂。飲酒望月。縱談千古。竟夕不眠。予謂葉君曰。昔蘇子瞻夜登黃樓。觀王定國諸公登桓山。吹笛飲酒。乘月而歸。以爲太白死三百年。無此樂矣。斯樂也。又子瞻死三百年後。所無也。諸君皆大笑。追計其時。忽十五年。今存者獨予與張陳耳。二君亦將老矣。予繫職業數千里。未得歸。然則於記定谷之草堂。能無慨然乎。定谷有子曰信。慎敏而好文。其尙語山靈。待我東歸。尙當約同志重游。因歷覽海上諸山。以盡宇宙之大觀。其樂蓋未艾也。

藏器軒記

無其器。與有其器而不良。而望用以善其事者。百工之所難也。今欲爲室。堅美之材。山積於前。而無規矩斧斤以治之。雖有絕世之巧。將安施焉。使削蒿爲規矩。揉鉛爲斧斤。而命公輸成室。雖假以歲月。營以智力。必不能有所就。故用非其器。猶無器也。無器而治室。且不能成。況天下乎。仁義禮樂。治天下之器。三代盛時。在乎位者。旣皆持此器而用之。又教天下之士。使人各藏此器於身。以備公卿大夫之選。是以有位者無不知道。而凡民無不學道。故上下相安而成治也。易及秦廢禮樂。仁義而不修。盡舉三代爲治之器。

焚之而用其剛虐私刻之法以挾制黔首猶以爲未足復使黔首皆以吏爲師而習其所爲故方其盛時閭閻山谷之民岌岌不敢出氣及其衰也一旦發憤奮起以戕其君亦何其易哉用無其器上下相猜而不足以成治功無怪其然也自秦以後稱治者惟漢與唐宋其所爲雖過於秦然或以小慈爲仁或以似正爲義或飾繁文以爲禮樂其器不良欲以致三代之盛終不可得矣三代聖人之用此器也驗之於身而誠推之於家而和然後發之於政教故人之從之者信而化之也遠苟無本以行之則虛器耳人將從之乎今皇上有意崇古之治立學校以造海內之士歲擇其良納之太學以教之以備公卿大夫之選猶古之制也於是太學之秀皆奮然磨礪其器以致用自期天台李宗魯尤其傑出者也乃以藏器名其軒豪傑之士固有及時復古者矣況上之人方以三代之道望於士士可不以三代之道自望其身乎後世之君臣非皆不如古也其不足復古之治者器不善也以規矩爲方圓以斧斤爲斲削自三代至今無有異獨仁義禮樂不宜於今之民哉弗行耳宗魯敏而達於爲政爵祿之來不可遏矣仁義禮樂之澤殆將被於今乎苟徒小慈似正而已矣飾乎外而已矣任法而已矣是豈惟宗魯不爲哉亦非予之所望也

草心堂記

養親之道難矣以具滑臠甘美可以爲養矣則饒財者皆可盡孝而古之孝子未嘗皆富也以備采色聲音可以養耳目車馬衣服可以養身體則崇於位者皆可盡孝而古之貴者未必皆以孝稱也以先意承志可盡乎孝則敏慧者可以爲之以愉色婉容可盡乎孝則篤厚者可以爲之而敏慧篤厚之士不能皆

孝子也。然則豈非父母之恩爲至大。故報之爲甚難也耶。故養口體。順顏色。察嗜好。孝之末也。而非其至者也。必也致其身爲聖賢。而喻父母以道。使德之在己者無可憾。而名之顯乎親者有可傳。然後爲庶幾焉。然亦難矣。果能至是。亦何足報父母之恩乎。此吏部郎中永嘉楊景衡草心之堂所繇名也。景衡蚤游庠序。通春秋學。領薦書於鄉。擢居是官。京師去永嘉數千里。母夫人在堂。以舟車之難也。不敢奉迎就養。因名所居堂以見志。蓋取諸孟郊東野之言。昔者詩人謂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東野亦謂寸草難報三春之暉。皆善言孝子之心者也。天下之事無難易。惟自以爲不足者。所爲必有成。而自以爲已至者。恆不能進乎道。景衡篤志好古。以有祿位爲時名大夫。亦可謂顯揚父母矣。而退然自託於窮人之辭。感恩之難報。其不自足之意何可及哉。古之君子大過人者。無他。亦惟不自滿足而已。爲子而自足。必不能底乎孝。爲臣而自足。必不能盡乎忠。爲學而自足。必不能至乎聖賢之域。景衡年尙壯彊。爲學方未止。而不自足如此。推是以事君治人。道德功業之成可望矣。他日宦成而歸。奉觴爲壽。使鄉人父老談事親者。以景衡爲法。而後世有稱焉。則其爲孝也。豈有既乎。揚子雲曰。事父母而知不足者。其舜乎。顏子曰。舜何人也。有爲者亦若是。師舜如之何。亦勉於爲善而已矣。

茹荼齋記

予生七齡而喪母夫人。又五年而繼母復卒。又七年先公奄捐館舍。蓋二十而丁三艱。質素薄。苦多病。重之以悲哀。割心摧腑。始不能人。竊自思悼當世之人。有垂白而有父母者焉。有五六十而有者焉。有都崇

位立大功而及養者焉。不幸者或偏存怙恃焉。則以爲大戚矣。或四十三十。煢然爲孤。則不自比於人矣。若予者。眇在童孩之中。而尊親頓已凋逝。雖欲自名爲人。尙敢望耶。是以自忽忽而不寧。食入口而不知其甘。念昔人之言。以遭喪爲荼毒。可謂甚矣。因闢一室以居。而以茹荼名之。旣以志其悲苦。亦以自勵也。追憶少時狂僭。甫有知識。輒欲以伊尹周公自望。以輔明王樹勳業自期。視管蕭以下蔑如也。游行四方。考徵生民之利害。揣度風俗之盛衰。綜覈古今治亂之繇。至詳矣。將求所以試之而復自淺。以爲古之聖賢君子成大業立大功者。天必俾之先受天下之大患。涉天下之至苦。故其志堅凝而不懼。氣充盛而不衰。智慮明而措置安。不如是。不足以成之也。數年以來。奔走屈抑於塵埃中。爲奴隸之所訾叱。庸夫俗吏之所困辱。心私自喜。而以告於先公。先公忻忻焉。如不知其駭陋。蓋深意屬之。不幸寡佑。先公遽棄以去。嗚呼。尙忍言耶。天之苦予。一至此耶。苟不自勉。何以白先公於地下耶。然患過而忘備。處安而縱逸者。恆情之難免也。余也。日處乎斯室而瞻斯名。使中心常若寢乎苦塊之上。立乎先公之前。而與伊尹周公之徒相講說。時乎遇。則有以償昔之願。否則折衷一家言。以輔翼羣聖人之道。以自立於萬世。庶幾不繆先公之志也乎。雖然是亦徒耳。先公不可得見矣。貴加乎衆庶。澤被乎生民。人以爲榮則有矣。而豈以追父母之樂哉。茹荼之名。雖終身用之可也。

傳經齋記

世之稱治者。二帝三王而已。其詳不可得而知。宏綱大法。所以相傳而不泯者。惟羣經之存是賴。然安在

其不泯也。經者治天下之具也。豈直文辭云爾哉。自秦火之餘。老儒碩生。補緝扶衛。專門殊軌。授諸其徒。所從事者。止乎訓解辨義。至於補世善俗之道。蔑如也。繇是世之君臣。指經爲浮言。而英才雄辨之士。顧棄去不業。而一攻乎文辭之學。帝王之道。頽然墮地。而生民亦大困矣。嗚呼。聖人之經。豈固如是乎。如是者。非經之失也。傳之者無其師。受道者非其人也。某少則嗜學。竊有志於斯道。自從先公學經。匪聖人之言。不敢存於心。匪生人之利害。無所用其情。恨未及卒業。而中丁憂患。近年始就太史公學於浦陽。然後知經之道爲大。而唐虞之治不難致也。知古今之無二法。而世之言學者。果不足以爲學也。蓋太史公受諸經於聞人君。夢吉吳萊先生黃文獻公潛出而侍從帷幄。輔導儲后。雖未嘗得佐治之位。以盡其設施。然所陳設皆二帝三王之道。其功德陰被乎生民者厚矣。及致其事而居於家。以開淑來者爲志。雖某之鄙陋。亦得與聞斯道。微之於性命之理。明之於禮樂刑政之要。苟有得者。無不以言。某雖非其人。不足以承其緒。然安敢忘所自哉。經之無用於世者二千餘年矣。某竊嘗痛焉。苟知之而不得用於世者。天也。身尊顯而不以行者。不仁也。謂時君不能行者。不忠也。謂斯民不可以道化者。至愚也。謂諸經爲不足法者。不知爲學者也。某既幸知之矣。儻或有得乎天而見於世。自茲以往。皆公之賜也。其敢忘乎。其敢多讓乎。於是名受業之齋曰傳經。以志其所始。

貧樂窩記

世謂士者多貧。豈天使之然哉。才高則不忍以利自汙。道得則不屑與俗相混。其所存者。榮大異美。固以

世之富貴爲垢穢而不肯視。其肯小屈其志以求之乎。是以寧適意於饑餓。而以沈溺利欲爲深恥。世俗不之察。因以士善貧。烏知富貴之正哉。物之可以奉其身者。無不給。世俗之謂富貴者也。然過取之也有禁。苟得之也有禍。稍踰其分。則人思役之。鬼神害之。不致於蕩覆漸盡。有不已。方其得所欲而守之也。或有愧於其心。戚然若蒙不潔。而恐人之覺也。凜然若臨百仞之淵。而憂其墮也。曷嘗有斯須之樂哉。士之於富貴。則不然。於三才萬物之理。無不得諸己。於國家天下之事。無不備於身。前乎百代之上。後乎千載之下。包羅綜括而不少遺。大而日月河嶽。照臨流峙之所繇。小而草木花實之盛衰。陰陽寒暑之消長。靡不存乎中。而有以識其故。然此猶其取於外者耳。至於絕私去欲。以全其性。窮微致曲。以達乎命。堯舜禹湯文武之所有者。與之絜深較廣。而無忤。周公孔子顏孟之所學者。沛乎若皆在我。而無虧。斂之於一身。而非有餘。施之於政教。而無不足。當其存心。無爲以自樂。其所存操。威福之柄者。不能奪。爲生民之宰者。莫之制。窮達死生之變。亦大矣。不少亂其胸次。而爲之入其視富貴果何如哉。世徒駭區區之外物。而以士爲貧。不知有道之樂。固超乎富貴之表也。奉川邵君真齋。名讀書之所曰貧樂窩。予不能知邵君悉其所樂也。然不謀而同者。心也不期而合者。道也。舜之居深山。伊尹之處畎畝。顏子之在陋巷。時之相去數百載。而其可樂如合券然。孰謂邵君之樂。獨異於予之所云乎。

味菜軒記

凡物味之甚美者。必爲人所甚好。可好之甚者。亦往往能生其禍。以病乎人。酒味之美者也。好之甚者。小